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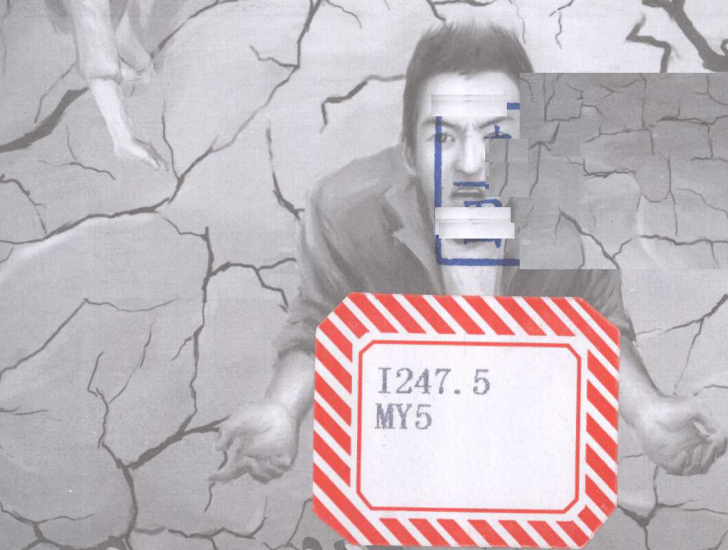
马营 著



爱情西岸

南海出版公司

马营 著



爱情西岸

南海出版公司

2007 · 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西岸/马营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6. 12

ISBN 7-5442-3590-4

I. 爱… II. 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0938 号

AIQING XI'AN

爱 情 西 岸

作 者 马营

责任编辑 程钢

封面设计 侯隽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 话 (0898)66568511(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圣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3590-4

定 价 18.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1. 绚烂得苍白了.....	1
2. 突如其来	13
3. 在我们的最初	28
4. 李代桃不僵	42
5. 油透了	57
6. 感惜这劳什子	72
7. 几家欢喜几家愁	90
8. 不过是分分合合.....	105
9. 马瘦毛长.....	118
10. 改头换面	130
11. 无向道	143
12. 魂不守舍	159
13. 如临大敌	171
14. 失而复得	187
15. 恨我不能自己	200

16. 将在外	215
17. 脚踩两只船	226
18. 手心是她手背是爱	242
19. 自动消失	257
20. 鱼找鱼虾找虾	269

1 绚烂得苍白了

“滚，滚下去！”李梅声色俱厉。

我除了尴尬，已经非常难堪，尽管我爱她，但也有男人的血性。虽然那血性只剩下了血丝，却也能引燃心底的郁闷，我咬着嘴唇看着车窗外，把不悦摆满了脸面。

李梅感觉我真有些生气了，语气缓和下来，有点循循善诱：“今天是圣诞节，你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

“元月十号，青年画家五人展就开展，只剩两个星期了，可我还差着三幅作品，油画就邀请了我一个。”我于是借坡下驴，口气也有了些商量的意味，“你说过的，无条件支持我的事业。”

李梅立刻针锋相对：“马文明，你别忘了，你是我男朋友，有陪伴我的义务。”

我闷闷不乐地嘟囔：“我连着陪了你三天了，什么都没干。”

今天是圣诞节，昨晚当然是平安夜，我俩参加了“上林苑”的圣诞狂欢夜。本来有同学发起了一个饭局，各自带上“老婆”，吃完去真爱唱歌，唱完去富桥泡脚，然后各回各家、各搂各的孩子妈，最后就是一年平安。

当我把想法告诉梅梅时，她说了两个字——农民。发现我脸色不对，梅梅立即改变了态度，箍住我的脖子，拿出两张请柬在我眼前晃晃：咱们去参加这个 PARTY，西安很多名流都参加的，我想让你认识一些人。

印刷精美的请柬内热情地写着一行龙凤字——恭请李董事长携夫人光临。李董事长就是梅梅的爸爸，掌控着赫赫有名的星火集团。贫富有别，同学们组织的叫做“饭局”，而这场声色犬马的聚会就是“派对”。

看着梅梅期待的眼神，我讪笑一下，点头答应，说实话，我也想见识一下上流社会怎么度过平安夜。

梅梅特别高兴，似乎把犟牛的头摁进了水里，又掏出两张一模一样的请柬：这是他们送给我妈的，你有特别好的朋友吗？送给他们。

我犹豫着接过来，上面还是那个文书先生的龙凤字——恭请刘书记携先生莅临。上林苑圣诞狂欢夜的组织者面面俱到，一个光临一个莅临，把梅梅的父母各请了一遍。我把朋友们滤了一遍，穷人穷伙儿，倒真没适合参加这个派对的人。

梅梅亲了我一下：我最喜欢你攒着眉头想问题的样子。有高档自助餐，有歌舞表演，还有 18K 金的生肖赠品。给吴家宝怎么样，就当给他过个年。

想想阿宝，他也许会找个鸡一起去，而且还要亏婊子钱，用赠券充嫖资。我摇摇头：还是给你的朋友吧。

梅梅立刻柳眉倒竖，把请柬夺过来扔进鱼缸，嗔骂道：给狗也不给别人。

我无所适从，都怪自己无意间点了她的死穴。梅梅没有好朋友，因为特殊的身份，四周围满了各怀鬼胎之人，却没有一个知心朋友，这不怪她，怪只怪她太聪明，一眼就能看出对方的目的。

我糊涂得难得，所以朋友很多，梅梅评价是狐朋狗友，却也有狐狗成群、狼狈为奸的快乐。我觉得自己有些不该，但是她也不能这样暴虐，虽然不欢而散，闹到最后还是我服低，满怀“憧憬、艳羡、享受”等等该有的心情，去参加了这个派对。

有了这场算不上争执的口角，车里的气氛变成了“智齿嗑瓜子——别扭”，我们两个都沉默下来。车子刚拐上雁塔西路，梅梅的手机突然响了，优美的音乐旋律也变得刺耳，惊了人一跳。梅梅左手握方向盘，右手把手机放在耳边：“……好的，你先稳住他们，……无理取闹，咱们有批准书啊……你在我办公桌中间的抽屉找一下，肯定在，先拿给他们看，我这就过去。”

我知道她的华泰公司又有了紧急情况，夸张地摆了一脸痛苦：“梅梅，我就不去了吧？完全没有意义，也没一点作用。”

梅梅把手机放回仪表台，一脚踩死刹车，语调冰冷：“那还不滚？”

我张嘴欲语，看看她绝决的表情，抿了抿嘴，只好打开车门离开了银灰色的 MB-SLK，踏上了仿唐街的青砖甬道。梅梅没有丝毫停留，松刹车加油门，朝纬二街开去。

买这辆车之前，梅梅到我的画室来商量，很兴奋地打开广告折给我看：我爸答应给我的生日礼物。

七十七万，我看着价钱直了舌头，不知道为什么就想泼点冷水：两座的，不实用。

它有很多优点呀，容易控制，适合女孩子开，反正，我喜欢，而且是电动车篷，按钮一按，就是敞篷车。梅梅看着我咯咯笑着，然后故意模仿广告语——享受顶级的都市驾驭乐趣。

我心里已经很羡慕，历数收过的生日礼物，最贵的也不够手里的小奔打次蜡，但是自尊挟持着我继续冷淡，微笑说：你就看中开车篷容易，想炫耀就弄个敞篷车，不出半个月，西安城都知道你了，一个漂亮富姐儿，没事儿找事儿，欢迎黑社会劫财劫色。

梅梅笑得颤抖：我就迷你这副臭德行，咯咯，就是，怎么啦，我就看中开车篷容易，我还看中它奔驰标志大，老远就能看出来是奔驰。

我说她喘，她就使劲儿咳嗽。

梅梅问我想不想去兜风，我含笑不答，拉开车门又合上，车门发

出好听的声音：血统高贵，就是不一样，你听这声音。坐进去后我报以一个讨好的微笑，欣喜地四处打量完善的装备，可怜的自尊又来作怪：空间小，不实用。

梅梅傻笑了一下，媚眼如丝看着我：又不是大货车，要那么大空间干吗？只要能装下你和我就行。

梅梅拧钥匙打火，一直朝南，载我去沿山公路飙车，快到长安开发区十字，她突然按下车篷开启钮，随着几声轻微的机械声响，小奔如同变形金刚汽车人，打开后备，隐藏车顶，合上后备，迅捷地变成敞篷车。她戴着墨镜，风把我吹得睁不开眼，气急败坏叫道：得了，领教了，赶紧关上！

梅梅突然笑得不能自持，合上车篷，意犹未尽说：就是空间小，将来孩子坐你腿上，给你尿一裤子。

她提起孩子，让我也有十足的幸福感觉，虽说床已上了N遍，但结婚却遥不可及，更别提孩子。我总觉得，梅梅要叫我滚蛋，我连争辩的权利都没有。

今天梅梅两次叫我滚蛋了，此滚蛋虽非彼滚蛋，那也就趁势一滚吧。

雁塔西路和纬二街笔直相连，可以一直看见母校西安美院的大门，令人遥想公瑾当年。梅梅开了一段路，把车停在长安路十字的慢车道上，远远可以看见。我心里暗笑了一下，虽然磨蹭着，但还是越来越接近小奔。

生日托了耶稣的福，一切都挺美好，就是不期而至的争吵叫人郁闷，破坏了一切。我不能如此就范，走着走着，突然钻进了路边的“KFC”。快餐店里的侍者都戴着红色尖帽，连连祝我“生蛋快乐”。我无暇顾及，到洗手池去洗了个手，然后缓慢地烘干。侍者里一个姿色不错的小女孩盯着我看，似乎看穿了我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冲她笑

笑说声“圣诞快乐”，她连理都不理，谁叫咱没吃人家的汉堡呢！

出来一看，小奔还在路边，我无可奈何，还是走到了车旁。

梅梅打开车门哭笑不得：“大象，上来。”

夏天的时候，我问把大象装进小奔里拢共分几步，她惶惑地摇头。我说第一步把车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塞进去，第三步——她和我异口同声——把车门带上。梅梅笑得花枝乱颤，我又笑着模仿广告语：一般人儿我不告诉他，这个你也知道？

梅梅收住笑：那时候我还在法国，也看春晚，从同学那里借光碟看，一张光碟能传上百人，没有现场感觉。好吧，既然你自己都承认了，那我以后，就叫你大象，大象，呵呵，大象！

我没有答应，憨笑着看车的前方。

梅梅平静之后突然正色道：作为你，不应该喜欢这些低俗的东西，要记住，你要成为一流的大画家。

我脑子里浮现出陈逸飞的儒雅形象，他娘的，货比货得扔。

此后我就有了“大象”的外号，相应地我叫她蚂蚁，她问为什么，我就讲了蚂蚁怀孕后嫁祸大象的段子，她又笑得天昏地暗。我原以为普及率如此之高的笑话，梅梅早都听过，谁成想效果之好出乎意料，“低俗”是我的强项，手到擒来，探囊取物，让这枝傲雪的寒梅充分领略了民间的智慧。

梅梅今天还想用“大象”把“滚蛋”拉到玩笑上去，我不领情：“你忙你的吧，别管我了，我自己走走。”

她碰了一鼻子灰，立刻又摆上厌烦的表情：“那你把德龙的卡给我，一会儿忙完了，我一个人去德龙买东西。”

我从西装里掏出皮夹子，抽出“德龙”的购物身份卡递过去。德龙这家伙玩酷，没有身份卡不让进入，整的和富豪俱乐部一样，实际里面和家乐福、家家乐这些平民超市没有区别。

梅梅就爱去德龙，她的理论——购物环境好，人少得如同欧洲人

口负增长国家的超市。我却没有好印象，上星期梅梅以我的身体为重，以我爱吃肉为由，一起去买了许多肉类速食，准备储备在我的画室。

出门结账，我怕“培根”的硬包装划破塑料袋，黏一小奔荤腥，想多要一个方便袋，收款小姐怎么都不给。我循循善诱，她反倒蹬鼻子上脸训斥我，机关枪哒哒哒狂扫，认死了我多要的目的，就是用他们的进口塑料袋做垃圾袋，而且不停反复强调“进口”这词。梅梅气愤不过，把卡直接扔她胸上：我们家垃圾都是进口的！又骂了一句脏话，拉着我跑到停车场。

梅梅笑完说：别人都是英雄救美，我是美女救熊。

早上开车出了上林苑停车场，梅梅还睚眦必报，突然说：“去德龙买点东西，看那傻瓜当班不，你的卡在身上吧？”

“看，还是我冷静，呵呵，没把卡扔她身上。”

“本来想扔脸上的，你信不信我弄一百张卡扔她？”

“信。”我仰天笑了一声，“往右拐。”

“左拐，顺便去大唐蔷薇园看看，赵总搞的这个狂欢夜不错，我昨晚给爸爸打了电话，也想搞一个迎新酒会。”

“你还是带着任务来的，不简单，呵呵。”

到了蔷薇园御膳宫仿唐装饰的大厅，梅梅去掉了在我面前的刁蛮任性，只剩下俏丽干练，在餐饮经理陪伴下四处打量，姿态高雅自信，不愧是赫赫有名的星火集团的唯一继承人，集团文化宣传部部长兼下属华泰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我的西装革履遮掩不住憔悴，跟在后面，一副百无聊赖的表情，我实在是没有兴趣。

只有少量游客坐在桌边“用膳”，估计都是些没吃早饭的，服务员穿着唐朝宫娥的衣服，往来穿梭伺候。小舞台上四个浓妆艳抹的仿唐乐女，顶着假发，穿着长裙，各自操着民族乐器演奏《春江花月

夜》。

梅梅走到大厅北侧，用手比划：“在这里隔一道屏风，摆三十张桌子。”

经理附和：“没问题，容纳三百人没问题，星火集团迎新酒会，也只有我们衬得上，我们的环境是西安最好的。”

梅梅买马挑杂毛，毫不客气：“环境一流，服务三流。”

经理有几分尴尬，我看着仿唐乐女发呆，李梅打量了一下我，又看了看舞台，提出了新要求：“到时候把舞台挪过来，朝向我们这边。说着又指了指沿窗摆着的文物陈列柜：这些玻璃柜撤掉，放自助餐台，摆酒水、甜点和果品。”

经理面露难色：“李部长，这个恐怕不合适，这些柜子都是固定好的，我做不了主。”

梅梅不动声色：“那先这样，我们顺路去生态花园，看看那里的情况。”

经理连忙阻拦：“不用去了，这些都不是问题，拿着星火请柬的人，可以当门票，免费游园，你看怎么样？”

梅梅微笑了一下：“好吧，回头我们综合计划部的过来，和你具体谈，今天圣诞节，还有五天。”

“圣诞节是几号？”经理疑惑了一下，旋即自问自答，“二十五号，年底了，地方很紧张，赶紧办，我怕留不住。”

“现在不是淡季吗？”梅梅拍板，“那好，他们下午过来，就把定金给你。”

我把双手抱在胸前，出神地看着四个乐女，食客们自顾吃饭，无暇看她们，乐女们手指机械地挠拨丝弦，闲聊中不时欢笑，乐曲却没有一丝混乱，已经成了熟练工人。我突然感到一束寒光切向我的脖颈，转头一看，果然是梅梅的目光，傻笑了一下，连忙跟着她朝外走。

经理陪着我们从御膳宫西门出来，仿唐建筑钩心斗角，常绿植物

青翠依旧，草地上有未完全消融的积雪，一派古典园林的沉静之美。梅梅卓然走向坐驾银灰色奔驰 SLK-200 跑车，抬手用遥控解锁，保安赶忙过去拉开车门。我到车另一边，拉开副驾车门坐了进去。

梅梅轻声道谢，坐进驾驶位，然后摁下车窗玻璃，边系安全带边冲经理挥手再见，发动车子开出车位，驶上青石甬道，有几分故意找碴的意思，嘴角含着讥笑：“没出息，看见美女就迈不动腿了。”

我正在系安全带，低声反驳：“胡说，我觉得她们几个特有意思，嘴上聊得热火朝天，手上一点儿也不乱，真是高手。”

“你也是高手，右手画画，左手还能挖鼻屎。”梅梅也笑了，经过车辆出入门停下来，把出入卡还给把门的保安，脸上还带着笑容。

保安愣了一下，不知美女给他笑个什么劲儿，接过卡还了一个笑容。

车子驶离偏门，我回头看看保安，自我解嘲说：“我们都是艺术家，拥有一颗八面玲珑的心脏，可以一心二用。”

梅梅目视前方：“哼，还艺术家？”

十字路口不让左拐，梅梅瞅准绿灯，发动小奔朝西疾驰，别看它排量只有一点八，加速却是七点九，吓得几个闯红灯的行人赶紧避让。

我闷闷不乐地走了一段，才觉得身上遭瘟的西装一点都不保暖。路旁的饭店里有一场婚宴，新人站在门口迎客，新娘穿婚纱，伴娘穿呢裙，新郎和伴郎也穿着遭瘟的西装。我多看了几眼，他们回看，五个人一起轻微地颤抖，王菲在《红豆》里唱得多好，反正我是这么哼的——我们一起颤抖，会更明白什么是温度……

梅梅今天的恶劣态度，有些昨晚冲突的余温，我的心不在焉又火上浇油。

上林狂欢夜的开头是自助餐，看着梅梅挑来的海鲜，我讪笑：还不如一碗油泼面。梅梅又说了那两个字——农民，我立马掉下脸来，情绪极低。梅梅跻身上流社会多年，不停有人凑过来说话。有她的伯伯叔叔，问一下她富父贵母的情况，嘱托捎带问候。有她的哥哥弟弟，开一些亦正亦邪的玩笑。还有一些姐姐妹妹，唧唧喳喳，说这说那。

我不停地对他们温婉微笑，一副和西装搭调的姿态，脸都累了，借着拿吃的，另找了张台子，偏安于角落啃嚼。

梅梅是寂寞的，不时瞅瞅我，满含大家闺秀似的幽怨。

我假装不知，指指盘子，回报以微笑。

表演开始了，一些贵宾鱼贯入场，被组织这场活动的赵总一一介绍。钱这东西还真不是万能的，满场都是富翁富婆，但贵宾却是一些文化娱乐界的弄潮儿。官员不来这种场合，就像梅梅的妈妈没有莅临一样，真正的企业家也不来这种场合，就像梅梅的爸爸没有光临一样。

介绍到几个画家的时候，梅梅满含诱惑地冲我招手，绽开迷人的笑容，我坐过去。梅梅压低声音说：你将来就和他们一样风光，而且你会超过他们。

我苦笑：他们是国画，我是油画。

晚会主持人是西安音乐台的当家花旦，说话急切得可以和韩大嘴一拼高下，显得热切亲昵，倒也适合。节目乱七八糟，贵宾们拿了钱，也表演了一些节目。

四个作家集体颂扬赵总，朗诵了一首近乎狗屁的长诗。几个画家现场泼墨，画了几幅写意，赵总隔着人把一幅递给梅梅，抢过麦克风说献给今晚的公主，梅梅含羞带娇地站起来接过——谢谢赵叔叔。

一个相声泰斗又卖了一次香烟，我小时候看这节目还以为是即兴发挥，原来也不过是精心编排的。一个歌坛常青树又让世界变成

了美好的人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那还离婚干吗？还有两个摇滚乐队，一个梦游，一个乱吼。

十一点左右，贵宾和长者相继离开，有的驾车回家，有的开房休息，有的麻将扑克，有的洗浴按摩，厅里就剩下年轻人。侍者把一盏盏高脚杯摆上台子，里面的蜡烛燃烧着五颜六色的火焰，然后熄了大灯。

等我走到财经学院门口，小奔早已不见踪影，想拦车去追梅梅，又觉得有些委屈，还怕热锅炒豆子爆得噼里啪啦，反让冲突升级，于是决定先回画室等她，无非她闹闹我哄哄，重修旧好。我低头给她打个电话，陕西移动那个毫无感情的女声一再重复——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您稍后再拨。

我轻叹一声，扭头看看财经学院那个著名的抽象雕塑，变形的金属条状物扭曲着直冲云霄。当年我们美院一帮子同学，一起经过财院门口时，曾经讨论过它的深刻涵义，实在摸不准设计者想表现什么。有同学打趣说不过是想表现大便，可不是么，真像啊。大家哈哈大笑，在口头上对它进行改造。有人提议在它的头上安一个金属球，有人反对，那岂不就是“财院顶个球”吗，于是又有人建议把金属球放在腰部，也有人反对，那岂不就成了“财院球不顶”吗？

那些“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青春，已经“逝者如斯夫”。我回头看看纬二街西头，母校美院的大门立于尽头，我的画室就在南边的明德门，相距不远，于是我决定步行回去，顺便经过母校门口，重拾一下莘莘学子的感觉。

“韩星驰式的”女主持人亢奋地喊：赵总送给在场男士每人一条领带，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话音未落，一群赤裸女郎从休息室鱼贯而出，双手提着领带放于肚脐位置，遮住海胆，笑盈盈朝各位

男士走来，然后各施绝技，青藤缠树。领带拿开，才发现都穿着丁字裤，叫人虚惊一场。

以我为目标的“领带”让我毫无防备，一下子斜躺进怀里坐于腿上，用领带箍住我脖颈，我不知所措，看看梅梅，她在烛光里笑得难以琢磨。

我嫌恶地推开艳舞女郎，她冲我妩媚一笑，又冲梅梅歉意一笑，留下领带跑到台上。而其他兄弟们正与领带纠缠，HIGH到极点，不堪入目。最后她们挣脱纠缠全部跑上舞台，列队操练，舞姿绰约，肉球乱晃。

绅士们要么很HIGH地叫闹，要么很柳下惠地装正经；淑女们要么盯着杯中的饮料，要么盯着烛火纯情。尽管我在网上收藏了N多精品，但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经历活色生香的挑逗，在梅梅面前，我从内到外都是一副吃了苍蝇的表情。梅梅挑衅似的笑看我，然后乖巧地起身，善解人意地带我提早离开声乐场。

她喝了不少红酒，不能开车，我们乘电梯到五楼，进入准备好的房间休息。梅梅把那张画揉了揉扔进垃圾桶，我对峙似的也把领带扔进去，梅梅跃起朝后倒在床上，仰天咯咯乱笑：大象是个纯情少男！我刚坐下来，她箍住我就是一阵乱亲：别怕，我不会介意的。

我解开她的双臂，攥住问：你爸承包油井之前，是不是农民？

梅梅看我非常认真，也来劲了：不是。

你妈回城工作之前，是不是农民？

不是！

我一下子来气了：一家子陕北的鼻音都改不掉，就糟蹋农民，有我这样的农民吗？中国朝上数三代，谁不是农民，你爸你妈总感叹着老了要去农村生活，因为落叶归根。你爸年轻时就是农民，你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成了农民，然后嫁给了村里最出息的农民，生的你，算不算农民？老子根红苗正，从爷爷开始就是宝鸡长岭的工人！

梅梅挣脱了我的手，脱下一只高跟鞋朝我扔来，我闪身躲过，她又脱下另一只，把电视砸得“嘣”一声，然后赤脚跑出去，在走廊里大声嚷嚷：服务员，服务员！

梅梅借着酒劲一番胡搅蛮缠，楼层服务员只好给她开了另一个房间。我正在洗澡，电话铃响个不停，一遍又一遍，一定是寄生于上林苑的野鸡来电。我胡乱擦掉肥皂，接起电话嚷道：老子呆了玉米进趟城，钱只够住店，下次卖了牛再嫖你！

电话那头咯咯笑个不停：大象，老子也告诉你，我爸这农民当成了大亨，人见人爱；我妈这农民当成了大官，人见人怕；你这三代工人阶级，这辈子恐怕连牛都没的卖！

听完我也笑了。

早上我还在酣睡，梅梅按了下门铃，然后趴在门上用销魂蚀骨的声音打鸣：喔喔喔，死大象，起床了，我鞋子还在你屋里。